

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

編合康伯朱 中振華



朱伯康
華振中
合編

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

神州國光社刊行

十 九 路 軍
抗 日 血 戰 史

國民二十一年九月初版
國民三十三年三月再版

編
者

朱華
伯康

出
版
者

神州國光社

發
行
者

上海福州路
神州國光社
三八四弄四號

重版自序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起之淞滬抗日戰爭，距今已有十五年了。在此十五年中，中國歷史變化，真是一言難盡。八年長期抗戰，總算已經勝利了，吾人抗日的初衷總算已經達到了。撫今追昔，實多餘慨。

一二八抗戰，雖以十九路軍爲中心，第五軍繼之，然而發動這個戰爭，和支持這個戰爭的，始終是人民大眾，這是一個人民的民族戰爭。爲保留當時的真象，爲留給後來史家一些真實的史料，這一本書的再版，尙有其意義和價值。

過去幾年，上海淪陷期間，一切抗日書籍全部遭受毀滅，但本書紙型幸告無恙，使至今日尙能與世人相見，未始不是許多無名英雄和死難烈士在天英靈默佑之結果。

本書共計十章，都四十餘萬言，第一章，第四章，及第十章，皆係華振中先生之手筆，其餘各章均爲個人所寫。兩者筆調雖不相同，但先後編制却是一致的。其間寫作經過，自上海南翔十九路軍總部，至八仙橋青作會，至蘇州顧家花園，以至廈門漳州，屢易地點，兩人消耗全部時間在半年以上，雖無所貢獻，然當時爲民族服務的心情却是真摯而純潔的。十五年了！當年參與是役者皆係少年，今則垂垂老矣。當年同學戰友如陸彬諸烈士，墓木已成圍矣。十九路軍早已不存在矣。而生者則大多顛沛流離，窮餓而死者，憂鬱而死者，瘋狂而死者，積勞而死者，觸目皆是！筆者不才，尙留餘命，十年教授生涯，飽經憂患折磨，以今視昔，無可欲言。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朱伯康于上海

序

——淞滬抗日戰爭的教訓與中華民族的前途——

悲壯的上海反日戰，過去快要一年了。這悲壯的鉅大的犧牲，所剩下給我們的是些什麼？

（一）這悲壯的犧牲證明了中國的士兵的血，是可以爲反抗野蠻的侵略而流的！在滬戰期中，我曾經幾次祕密上前線檢閱，爲了眼前士兵的勇敢而興奮得發狂。他們的每一滴血都爲反抗侵略的熱情而沸騰！他們在現代的利器之下，忘記自己的生命是可死的，這不僅是證明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士兵的勇敢，却是證明中國士兵在反侵略的戰爭中是勇敢的。

(二)這悲壯的犧牲證明了中國的民衆在反侵略戰爭中是能萬衆一心發生很大的力量的。在戰爭期中農工商青年的義勇軍風起雲湧，雖然沒有受過軍事上訓練，但不怕死的精神是可佩服的。上海孤軍抗戰之能維持到三十天，固然是爲了士兵的勇敢，而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民衆的實力上與經濟上的援助。由這個事實的證明，中國要作反帝國主義戰爭，必須士兵與民衆互相結合。

(三)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心理上的虛怯已經達到了極點。日本在四點鐘以內可以掃平上海的話，幾乎是沒有人會懷疑的真理。所以在戰前許多反戰的人，都根據精確的統計——中國的財政可以供給幾天作戰，中國的子彈可以供給幾天的射擊等等理由來將主戰者嘲笑。然而事實並不如此。這種事實打破了百年來人民虛怯的心理，自然是很可寶貴的犧牲的代價。

從以上幾點看來，中國決不是已經到了不可救的絕境。如果說得更明顯一點，被壓迫者決不會死於壓迫。而祇會死於不抵抗。不過我所謂抵抗，不僅僅指打仗而言，決非衝

動式的抵抗，而是以持久的反帝國主義侵略的精神，全國生產各部門，政治經濟各組織，有計劃有組織的抵抗。這樣的抵抗，沒有不得到勝利的。

二

根據以上的教訓，我們知道中國民族是有光明的前途的。我們怎樣使中國走上這前途？

第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我們的面前擺着三個可能的前途：一是殖民地化的前途，換句話說，就是亡國的前途；二是資本主義的前途；三是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無論我們能從半殖民地化中把中國的民族資本解放出來，或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路，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是唯一的前提。所以我們要為反帝國主義而鬥爭。

第二、中國的革命從辛亥革命到現在，都是三民主義在領導着。三民主義不是以它的靜的內容在領導革命，它是逐漸前進去適應革命的需要，換一句話說，就是三民主義

是在動的發展中領導革命。沈玄廬曾經有一個妙喻：『革命好像坐火車，最初上車的人，不一定都可同車到盡頭，他們中途也有陸續下車的，也有中途陸續上車的。』火車不能爲了中途下車的人們而停止，亦猶之革命不能爲着中途落伍的人們而中斷。乘着三民主義的火車從辛亥革命到現在的，已經是很少的了，然而我們仍然要負「駕駛這火車向前邁進的使命。不應當因爲中途有人落伍而懷疑三民主義，亦不應當因爲中途有人落伍而放棄三民主義的前進性。如果三民主義沒有前進性，則辛亥革命的時候早已窒息而死了。三民主義在現階段的動的意義，是反帝國主義並掃蕩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漢奸勢力，如買辦階級及地主等。

第三、中國在政治上要爲民族利益而謀統一。不統一則民族的力量薄弱，永遠衝不出帝國主義的天羅地網。但不在民族的利益上謀統一，是緣木求魚。不但必然求不到，即或求到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爲了全民族的利益我想無論什麼主張上的成見或歷史上恩怨，都成了極脆薄的障礙。

第四、在經濟上要有統制的組織。在落後的國家要以放任經濟來追趕其他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要以國家的統制有計劃的來發展社會化的生產。卽就消極方面說，統制經濟也是非常必要的。日本以中國的抵貨爲一種戰爭行爲，雖然這是他們的強辭奪理，同時也可見抵貨的確是殖民地性的國家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之一有力的武器。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由國家的統制來運用這有力的武器。

第五、反帝國主義運動要得到勝利，就需要民衆起來。這個勝利不是由英雄可以爭得來的，而是要全部民衆動員才能擔負這偉大的使命。所以要組織民衆，武裝民衆。這樣一方面可以使軍閥戰爭不能延續，並且保障大衆的反帝政權。

總之，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凶殘的相貌暴露以後，我們應當覺醒：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爲我們目前惟一的任务，組織並武裝反帝民衆作爲鬥爭的主體，以統一的政權，統制的經濟爲我們鬥爭的準備與手段。

現在由國家的前途，想到我們今後應當怎樣努力。

我從菲律賓經過，慚感交并地受到僑胞的熱烈歡迎。因此想到我們的第十九路軍是怎樣地博得高度的榮譽與期望。『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何況在這艱苦的國運中博得偶然遇着的虛名，是如何的悲痛的事。我們應當十分地勉勵使我們的軍隊能永遠追隨全國革命反帝民衆與友軍之後作反帝的抗爭，所以應當從此加緊政治的訓練，使每一個士兵都不會有一點虛驕之氣，使每一個士兵都知道每一滴血都要爲反帝而流，尤其爲反抗我們正面的敵人日本而流。

第二、我們的第十九路軍要在負責綏靖的區域，與人民合作，使每一個人都安居樂業，使每一個地方的農民都解除豪紳地主的束縛，而踏入耕者有其田的第一步。掃除日本帝國主義在福建的漢奸勢力。不要好高務遠，不要空嚷口號，要一步步腳踏實地往前走。

四

滬戰後的中國的命運，依然是步步地往下沉，一步步地往下沉！三十天的上海抗日戰爭給與了我們一些什麼？

如果爲了滬戰的教訓，中國堅決的向着反帝的路上走，則滬戰將是中國復興的號音。

如果中國仍然走着回頭路，仍然回到爭權奪利的個人戰爭，則滬戰將是中國滅亡的喪鐘。

東三省依然變了顏色，而別一面，義勇軍依然繼續不斷地反抗。復興之號音乎？滅亡之喪鐘乎？是在我們自爲之矣！

華強素兄與朱伯康君撰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爲此悲壯之戰爭留真實之史蹟，亦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意。書成索序，旅中匆書數語，願與國人共勉之！

一九三二年冬於印度洋舟次。陳銘樞

序

淞滬血戰瞬已一年。孤軍抗強敵持兩月之久，雖以無援撤退，然全國民氣爲此一振；回首淞滬，感奮萬千。

甲午以還，日帝國主義者之謀我，無日或懈。田中之輩，不諱言以吞併我國爲征服世界之第一步。九一八奪我東北之不足，復于一二八犯淞滬，蓋欲擴張其勢力于上海，使全國均俯首帖耳以受其宰割也。然淞滬小試，已足見彼夜郎自八者，技亦止此。特我國自甲午敗衄以來，已不敢作對外之戰爭，帝國主義者予取予求，我則俯首退讓，帝國主義者長驅直入，我則望風而逃。國人皆勇于私鬥，而怯于公戰，此帝國主義者日益張牙舞爪而國民之悲憤不可仰也。我軍本守土之責，振臂一呼，全國響應，雖未能殲此仇讎，然亦足以警國人之迷夢。而日帝國主義所希冀之大上海計劃，亦未得如願以償矣。日帝國主義者向

中國作強盜之戰爭，吾人必須對之作抵抗之戰爭，始有唯一之生路，此民族之戰爭，乃神聖之戰爭，亦天職之戰爭，唯有在神聖之戰爭中，求民族之生存，此我國民所當深省奮勵者一也。

淞滬之役，我軍設備陋簡，器械窳舊，與第五軍合計亦不過四萬餘人，防線蜿蜒數百里，以禦彼器械精良，源源傾國之師，自無勝利之可言。然我將士痛彼慘無人道之日寇深矣，上下一心，前仆後繼，精誠所至，感泣鬼神。倘全國團結，一致禦侮，不僅奇恥可雪，而中國亦不患無新生之機，唯抵抗始能圖存，唯無抵抗即足亡國，此全國民所當深省奮勵者二也。

淞滬之役，我軍得民衆莫大之幫助，近者簞食壺漿，遠者輸財捐助，慰勞獎飾，永不敢忘。此同仇敵愾之心，使吾人感奮欲涕。捍衛國家，固吾人之天職，而民衆與軍隊合作，尤爲抗敵之必需條件。此吾人願與國人共勉者三也。

當茲淞滬戰爭週年紀念之日，正東北義勇軍苦戰冰天雪地之秋。不忍大好河山，沈

淪夷狄；於是揭竿挺險，抗彼兇頑。吾人紀念淞滬之戰，應不忘已變色之疆土，與血戰之同胞。此國人在此痛定思痛之餘，應在精神實際援助爲祖國奮鬥之東北義勇軍者四也。

國命阽危，已有山河破碎之痛，世界風雲日急，甯有苟且偷生之時？國命不絕如縷者，徒以帝國主義互相衝突，始得以倖存而已。近遠東之均勢已破，日本乘歐美之經濟恐慌，利用歐美以及美俄與歐俄之衝突，恃法英之後援，突襲我東北，其野心正方興未艾。夫生存競爭爲人類之天性，亦未有不奮鬥而能圖存者。象物之巨者也，童子可折枝左之右之進之退之；蜂蟻物之細者也，壯夫不敢無備而侮之。自存之道，唯視其能奮鬥與否而已。淞滬之役，吾人雖明知孤軍難以持久，然爲民族爭生存，故不計成敗利鈍。紀念此神聖之戰爭，即在繼續此奮鬥之精神，此吾人願與國人共勉者五也。

華強素兄及朱伯康君，皆我軍同人，欲爲此次戰爭留真實史蹟，特多方採錄，成茲巨編。於當日戰鬥之經過，軍事之布置，已傳真相十之七八；若以現代戰術評量，或不免幼稚之譏，然讀者念及將士之血肉犧牲，戰地之慘破慘裂，其將共奮臥薪嘗胆之志乎？是則陣

亡將士之血，將凝爲民族復興之靈，而茲編之作亦爲不虛矣。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蔣光鼐